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白对照

四库全书

第五十七卷

主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使卿延誉江南。行矣，勉之！”峤至建康，王导、周顗、庾亮等皆爱其才，争与之交。王以慕容廆为龙骧将军、大单于、昌黎公，廆不受。处士高诩曰：“霸王之资，非义不济。今晋室虽微，人心犹附之，宜遣使江东，示有所尊，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，不患无辞矣。”廆从之，遣长史王济浮海诣建康劝进。

夏四月，汉主聪杀其太弟乂。

相国粲使其党谓乂曰：“适奉中诏，云京师将有变，宜衷甲以备。”乂信之，命宫臣皆衷甲。粲遣告靳准、王沈，准白汉主聪曰：“太弟为乱，已衷甲矣。”聪于是诛东宫官属，坑士卒万五千余人，废乂为北部王，粲寻使准杀之。乂形神秀爽，宽仁有器度，故士心多附之。聪闻其死，哭之恸，曰：“吾兄弟止余二人而不相容，安得使天下知吾心耶！”

五月，日食。六月，豫、冀、青、宁等州皆上表劝进。

豫州牧荀组及冀州刺史邵续、青州曹嶷、宁州王逊等，皆上表劝进，王不许。

祖逖取谯城，汉石虎入寇，逖击走之。

初，流民张平、樊雅各聚众在谯为坞主，王之为丞相也，遣行参军桓宣说而下之。及逖屯芦洲，使参军殷乂诣平、雅，乂意轻平，视其屋曰：“可作马厩。”见大镬曰：“可铸铁器。”平曰：“此乃帝王镬，天下清平方用之。”乂曰：“卿未能保其头而爱镬耶！”平大怒，于坐斩乂，勒兵固守。逖攻之，岁余不下，乃诱其部将吏杀之。雅犹据谯城，逖攻之不克，南中郎将王含遣桓宣将兵助逖，逖谓宣曰：“卿信义已著于彼，今复为我说雅。”宣乃单马从两人诣雅曰：“祖豫州方欲平荡刘石，倚卿为援。前殷乂轻薄，非豫州意也。”雅即诣降，逖既入谯城，石勒遣石虎围谯，含复遣宣救之，虎解去。逖表宣为谯国内史，晋王传檄天下，称“石虎敢帅犬羊渡河纵毒，今遣琅邪王裒等水陆四道经造贼场，受逖节度。”寻复召裒还建康，数月而卒。

秋七月，大旱，蝗，河、汾溢。汉立子粲为太子。刘琨、段匹碑讨石勒，未行而罢。

匹碑推琨为大都督，檄其兄辽西公疾陆眷及叔父涉复辰、弟末柁等，共讨石勒，末柁说眷、辰曰：“以父兄而从子弟，耻也。”各引兵还。琨、匹碑不能独留，亦还蓟。

杜曾攻陷杨口，周访讨破之。

郑攀等相与拒王廙，众心不一。攀惧请降，杜曾亦请击第五猗以自赎。廙将赴荆州，留长史镇杨口垒。竟陵内史朱伺谓廙曰：“曾，猾贼也。外示屈服，宜大部分，未可便西。”廙矜厉自用，以伺为老怯，遂行。曾等果还攻杨口，陷之，乘胜径造沔口。廙使豫章太守周访击之。访有众八千，进至沌阳，使将军李桓督左甄，许朝督右甄，自领中军。曾先攻左右甄，访于陈后射雉以安众心，令其众曰：“一甄败，鸣三鼓，两甄败，鸣六鼓。”自旦至申，两甄皆败。访选精锐八百人，自行酒饮之，敕不得妄动，闻鼓音乃进。曾兵未至三十步，访亲鸣鼓，将士皆腾跃奔赴，曾遂大溃。访夜追之，诸将请待明日，访曰：“曾骁勇能战，向者彼劳我逸，故克之，宜及其衰乘之，可灭也。”乃鼓行而进，定汉沔。曾走保武当。廙始得至荆州。访以功迁梁州刺史，屯襄阳。

冬十一月朔，日食。以刘琨为太尉。立太学。

征南军司戴邈上疏，以为“世道久丧，礼俗日弊，犹火消膏，莫之觉也。今王业肇建，万物权舆，谓宜笃道崇儒，以厉风化。”王从之。

十二，汉主刘聪弑帝于平阳，辛宾死之。

汉主聪出畋，以愍帝行车骑将军，戎服执戟前导。见者指之曰：“此故长安天子也。”故老有泣者。太子粲言于聪曰：“昔周武王岂乐杀紂乎？正恐同恶相求为患故也。不如早除之。”聪曰：“前杀庾珉辈，而民心犹如是，吾未忍也，且小观之。”十二月，聪飡群臣，使帝行酒洗爵，已而又使执盖，晋臣涕泣，有失声者。尚书郎辛宾起，抱帝大哭，聪斩之。洛阳守将赵固、河内太守郭默，侵汉河东，扬言曰：“要当生缚刘粲，以赎天子。”帝遂遇害。谥曰孝愍。

王命课督农功。

王命课督农功，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。诸军各自佃作，即以为禀。

河南王吐谷浑卒。

吐谷浑者，慕容廆之庶兄也。父涉归，分户以隶之。及廆嗣位，二部马斗，廆遣使让之曰：“分建有别，何不相远异？”浑怒曰：“马斗乃其常，何至怒人？欲远别甚易，恐后会为难耳！”遂帅其众西徙。廆遣长史追谢之，浑遂西徙阴山而居。属永喜之乱，因度陇，据洮水之西，极

于白兰，地方数千里。鲜卑谓兄为阿于，魔追思之，为之作《阿于之歌》。浑有子六十人，长子吐延嗣，吐延有勇力，羌胡畏之。

大兴元年（戊寅，318），春，辽西公段疾陆眷卒。

疾陆眷子幼，叔父涉复辰自立。末柁乘虚袭杀之，自称单于。

三月，王即皇帝位。

愍帝凶问至建康，王斩袞居庐，百官请上尊号，不许。纪瞻曰：“晋氏统绝，于今二年。两都燔荡，宗庙无主。刘聪窃号于西北，而陛下高让于东南，此所谓揖让而救火也。”王犹不许，使殿中将军韩绩撤去御座，瞻叱绩曰：“帝座上应列星，敢动者斩！”王为之改容。奉朝请周嵩上疏曰：“古之王者，义全而后取，让成而后得，是以享世长久。今梓宫未返，旧京未清，宜开延嘉谋，训卒厉兵，先雪大耻，副四海这心，则神器将安适哉！”由是忤旨，出为新安太守。嵩，颢之弟也。王遂即皇帝位，百官皆陪列，命王导升御床共坐，导固辞曰：“若太阳下同万物，苍生何由仰照！”乃止。大赦，文武增位二等。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二等，民投刺者皆除吏，凡二十余万人。散骑常侍熊远曰：“陛下应天继统，率土归戴，岂独近者情重，远者情轻？不若依汉法，遍赐天下爵，于恩为普，且可以息检核之烦。巧伪之端也。”帝不从。

立王太子绍为皇太子。

绍仁孝，喜文辞，善武艺，好贤礼士，容受规谏，与庾亮、温峤等为布衣之交。亮风格峻整，善谈老庄，帝器重之。聘其妹为绍妃，使亮侍讲东宫。帝好刑名家，以韩非书赐太子，亮谏曰：“申、韩刻薄伤化，不足留圣心。”太子纳之。

以慕容廆为龙骧将军、大单于。

廆以游邃为龙骧长史，刘翔为主簿，命邃创朝仪。裴嶷曰：“晋室衰微，介居江表，中原之乱，非明公不能拯也。今诸部虽各拥兵，然皆顽愚相聚，宜以渐并，取为西讨之资。”廆以为长史，委以军国之谋，诸部弱小者稍稍击取之。

以李矩都督河南军事。

荥阳太守李矩使郭默、郭诵救赵固，诵潜遣其将耿稚等夜袭汉营，汉军惊溃，死伤大半，太子粲走保阳乡。稚等据其营，获器械军资不可胜数。汉主聪使太尉范隆帅骑助之，稚等杀其所获牛马，焚其军资，突

围奔虎牢。诏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诸军事。

汉蠡斯则百堂灾。

烧杀汉主聪子二十一人。

张寔遣使上表。

都尉陈安叛相国保，举兵逼上邽。保遣使告急于张寔，寔遣步骑二万赴之。军至新阳，闻愍帝崩，保谋称尊号。破羌都尉张洗言于寔曰：“南阳失大体而亟欲自尊，必不能成功。晋王近亲，且有名德，当帅天下以奉之。”寔从之，遣牙门蔡忠奉表诣建康。比至，帝已即位，然寔竟不用江东年号，犹称建兴。

夏四月朔，日食。加王导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导遣从事行扬州郡国，还见，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，独顾和无言。导问之，和曰：“明公作辅，宁使网漏吞舟，何缘采听风闻，以察察为政邪！”导咨嗟称善。

成丞相范长生卒。

长生博学多艺能，年近百岁，蜀人奉之如神。

汉杀其尚书令王鉴、中书监令崔懿之、曹恂。

中常侍王沈养女有美色，汉主聪立以为左皇后，鉴及中书监崔懿之、中书令曹恂谏曰：“借使沈之弟女，刑余小丑，犹不可以尘污椒房，况其家婢邪！”聪大怒，收斩之。鉴等临刑，沈以杖叩之曰：“庸奴复能为恶乎！”鉴瞋目叱之曰：“豎子！灭大汉者，正坐汝鼠辈与靳准耳！”懿之谓准曰：“汝心如泉镜，必为国患，汝既食人，人亦当食汝。”

五月，段匹磾杀太尉、广武侯刘琨。

初，琨世子群为段末柁所得，末柁厚礼之，许以琨为幽州刺史，欲与之袭匹磾，密遣使赍群书请琨为内应，为匹磾逻骑所得。时琨别屯征北小城，不知也。来见匹磾，匹磾以书示琨曰：“意亦不疑公，是以白公耳！”琨曰：“与公同盟，庶雪国家之耻，若儿书密达，亦终不以一子之故负公而忘义也。”匹磾雅重琨，初无害琨意，将听还屯。其弟叔军谏之，遂留琨。会代郡太守辟闾嵩潜谋袭匹磾，事泄，匹磾收琨，缢杀之。琨从事卢谌等帅琨余众依末柁。朝廷以匹磾尚强，冀其能平河朔，乃不为琨举哀。温峤表琨“尽忠帝室，家破身亡，宜在褒恤”，后数岁乃加赠太尉，谥曰愍。于是夷、晋皆不附匹磾。峤之诣建康也，其母崔氏固



止之。峤绝裾而去。既至，屡求返命，朝廷不许。会琨死，除散骑侍郎。峤闻母亡，阻乱不得奔丧，固让不拜，苦请北归。诏曰：今桀逆未梟，诸军奉迎梓宫，犹未得进，峤可以私难而不从王命邪！”峤不得已受拜。

青州史曹嶷叛，降石勒。

初，嶷既据青州，乃叛汉来降。又以建康悬远，复与石勒相结。

六月，以刁协为尚书令。

协性刚悍，与物多忤，与侍中刘隗俱为帝所宠任。欲矫时弊，每崇上抑下，排沮豪强，故为王氏所疾，诸刻碎之政皆云隗、协所建。协又使酒，侵毁公卿，见者侧目。

秋七月，代王郁律击刘虎，破之。

刘虎侵拓跋西部，郁律击之，虎走出塞，其部落降于郁律。于是郁律西取乌孙故地，东兼勿吉以西，士马精强，雄于北方。

汉主聪卒，太子粲立。八月，靳准弑而代之，石勒引兵讨准。冬十月，刘曜自立于赤壁，封勒为赵公。

汉主聪寝疾，征刘曜、石勒，受遗诏辅政，皆固辞，乃以曜为丞相，领雍州牧，勒为大将军，领幽、冀牧。上洛王景、济南王骥，并录尚书事。靳准为大司空，皆迭决奏事。聪卒，粲即位，改元汉昌。聪后四人，皆年未二十，粲多行无礼。靳准阴有异志，私谓粲曰：“如闻诸公欲行伊、霍之事，宜早图之。”粲乃收景、骥等杀之。游宴后宫，军国之事一决于准。八月，准遂勒兵升殿，执粲杀之。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东市。发渊、聪二陵，斩聪尸，焚其庙。自号大将军、汉天王。谓胡嵩曰：“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，今以传国玺付汝，还如晋家。”嵩不敢受，准杀之。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：“刘渊，屠各小丑，矫称天命，使二帝幽设。辄率众扶侍梓宫，请以上闻。”矩驰表闻，诏遣太常韩胤等奉迎梓宫。准欲以王延为左光禄大夫，延骂曰：“屠各逆权，保不速杀我，以吾左目置西阳门，观相国之入也。右目置建春门，观大将军之入也。”准杀之。曜闻乱，自长安赴之。勒帅精骑五万以讨准，据襄陵北原。准数挑战，勒壁以挫之。十一月，曜至赤壁，即皇帝位。以勒为大司马，加九锡，进爵为赵公。勒进攻准于平阳，巴及羌、羯降者十余万落，勒皆徙于所部。

十一月，日夜出，高三丈。以王敦为荆州刺史。诏州郡秀孝复试经策。

时诏群公卿士各陈得失，御史中丞熊远上疏，以为“胡贼猾夏，梓宫未返，而不能遣军进讨，一失也。群官不以仇贼未报为耻，务在调戏酒色而已，二失也。选官用人，不料实德，惟在白望，选求才干，惟事请托。当官者以治事为俗吏，奉法为苛刻，尽礼为谄谀，从容为高妙，放荡为达士，骄蹇为简雅，三失也。世所恶者，陆沉泥滓，时所善者，翱翔云霄，是以万机未整，风俗伪薄。朝廷以从顺为善，相违见贬，安得朝有辩争之臣，士无禄仕之志乎！古之取士，敷奏以言，今光禄不试，甚违古义。又举贤不出世族，用法不及权贵，是以才不济务，奸无所惩。若此道不改，求以救乱，难矣！”先是，帝欲慰悦人心，州郡秀、孝，至者不试，皆署吏。尚书陈颖亦上言：“宜循旧制，试以经策。”从之。仍诏：“不中科者，刺史、太守免官。”于是秀、孝皆不敢行，其有到者，亦托疾。比三年无就试者。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，尚书郎孔坦以为：“近郡惧累君父，皆不敢行；远郡冀于不试，冒昧来赴。若加除署，是为谨身者失分，侥幸者得官，颓风伤教，恐从此始，不若一切罢之，而为之延期，使得就学，则法均而令信矣！”帝从之，听申至七年乃试。

十二月，汉将军乔泰讨靳准，斩之。

靳准使侍中卜泰送乘舆、服御，请和于石勒，勒囚泰送于汉主曜。曜谓泰曰：“先帝末年，实乱大伦。司空行伊、霍之权，使朕及此，其功大矣。若早迎大驾者，当悉以政事相委，况免死乎！”泰还言之，准未从。将军乔泰等相与杀准，推靳明为主，遣卜泰奉传国六玺降汉。石勒大怒，进军攻明，明出战大败。

琅邪王焕卒。

焕，郑夫人之子，时生二年矣。帝爱之，以其疾笃，故王之。及薨，帝备吉凶仪服，营起园陵，功费甚广。右常侍孙霄谏曰：“古者凶荒杀礼，况今丧乱？宪章旧制，犹宜节省，而礼典所无，顾崇饰如是乎！竭已罢之民，营无益之事，殫已困之财，修无用之费，此臣之所不安也。”不从。

彭城内史周抚叛，降石勒。诏下邳内史刘通、泰山太守徐龛讨之。

石勒攻拔平阳，靳明奔赤壁，汉主曜族诛之。



靳明屡败，遣使求救于汉，汉主曜使人迎之。明帅平阳士女五千人奔汉，曜收靳氏男女，皆斩之。石勒焚平阳宫室，修二陵，收殓已下百余口葬之，置戍而归。

【译文】

永兴二年(乙丑,305),夏四月,张方又废黜了羊皇后。秋七月,东海王司马越以司空的官职兼任徐州都督,发布檄文讨伐张方。

东海中尉刘洽因张方劫持并强迫惠帝迁移,劝东海王司马越讨伐张方。司马越向山东发布檄文,集合并率领各地义军,迎接惠帝回到原来的京城。徐州长史王修劝说徐州刺史东平王司马楙,把徐州交给司马越,于是司马越以司空的官职兼任徐州都督,司马楙自任兖州刺史。这时范阳王司马虓和王浚等人共同推举司马越为盟主,司马越就选择安排刺史以下的官职,朝廷的士人很多都投奔到他的门下。

成都王司马颖原来的部将公师藩侵犯赵、魏等地。

成都王司马颖被废黜以后,河北人很多都同情他,他原来的部将公师藩等人自称将军,在赵、魏地区起兵,人数达到数万。起初,上党武乡羯人石勒有胆力,善骑射。并州发生了严重的饥荒,东嬴公司马腾把胡人抓到山东,卖掉来补充军粮,石勒也被抓去,卖给在平人师欢为奴。师欢见他的相貌奇特,就把他放走了。石勒就和牧场的首领汲桑一起召集壮士结成了强盗团伙。等公师藩起兵以后,汲桑和石勒率领了数百名骑士去投奔他,汲桑就让石勒以石为姓,以勒为名。公师藩攻陷了一些郡县,又转向前去攻打邺城,范阳王司马虓派他的部将苟晞把公师藩击退了。

八月,东海王司马越、范阳王司马虓发兵向西。豫州刺史刘乔抵御他,太宰司马颙派张方帮助刘乔。冬十月,刘乔袭击并打败了司马虓。

东海王司马越留下琅邪王司马睿,以东平将军的官职监徐州军事,守下邳。司马睿请王导担任司马,把军务交王导处理。司马越率领三万士卒,驻扎在西边的萧县,范阳王司马虓从许昌来到荥阳驻扎。司马越按照皇帝的旨意,让豫州刺史刘乔任冀州刺史,让司马虓兼任豫州刺史。刘乔认为司马虓来豫州不是天子的命令,发兵抗拒。司马

虓任命刘琨为司马。司马越以刘蕃为淮北护军，刘舆为颍川太守。刘乔给朝廷上书，列举刘舆兄弟的罪恶，并出兵许昌攻打司马虓，派他的儿子刘佑在灵壁抗拒司马越。东平王司马楙在兖州，不断地征收赋税，郡县都无法承受。司马楙派荀晞回到兖州，调司马楙去青州，司马楙拒不受命，就与刘乔纠合在一起。司马颢听到山东兵起，非常害怕，表奏成都王司马颖都督河北诸军事，仍然镇守邺城。下诏命令司马越等人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国，司马越等人不服从。司马颢看到刘乔的上书，就下诏说：“刘舆胁迫司马虓做一些凶逆之事。现在命令镇南将军刘弘、征东将军刘准，与刘乔并肩协力，以张方为都督，共同在许昌会合，讨伐刘舆兄弟。”又派司马颖和石超等人据守河桥，作刘乔的后援。刘弘写信给刘乔和司马越，想让他们解除怨恨停止用兵，共同辅助王室，双方都不听。刘弘又上表说：“近年来兵戈迭起，战事纷乱，诸王之间相互猜忌，是非反复无常，轮流挑起战事，有史以来，骨肉之间相互残杀没有像如今这样残烈的。万一四边的夷人乘虚制造变乱，这也如同猛虎相互争斗，都成为卞庄的猎物一样。我认为应赶快给司马越等人下诏，命令他们双方解除猜疑，各保自己分管的封地。今后但有擅自兴兵动武的，天下共同来讨伐他。”当时司马颢正在抗拒关东，要依靠刘乔来帮助自己，因而没有采纳刘弘的建议。刘乔乘虚袭击许昌，攻克了该城。刘琨、刘舆和司马虓一起逃奔河北。刘弘看到张方的残暴，知道司马颢必败，就带领他手下的各路军队接受司马越的指挥。

有慧星出现在北斗星附近。十一月，将军周权假称有皇帝诏令，重新立羊皇后，事发后，周权被杀。

这时太宰司马颢伪造诏令，下令留台赐羊皇后自尽。司隶校尉刘噉上奏力争，羊后才免于一死。司马颢要逮捕刘噉，刘噉投奔青州。

十二月，成都王司马颖占据洛阳。范阳王司马虓兼任冀州刺史，袭击司马颖的将领石超，并将他杀死。刘乔的军队溃败。

刘琨劝说冀州刺史温羡，让他把职位让给范阳王司马虓。司马虓派刘琨向王浚请求援兵，于是率兵渡过黄河，在荥阳击败并杀死石超，向东迎接司马越。又在譙地袭击并杀死刘祐，刘乔的军队于是溃散奔逃。

东海王司马越进驻阳武，王浚派部将祁弘带兵去帮助他。陈敏占据了江东，刘弘派江夏太守陶侃带兵去讨伐并打败了他。

当初，陈敏战胜了石冰，自认为勇略无敌，于是占据历阳反叛。吴王常侍甘卓弃官归家，陈敏为儿子陈景娶了甘卓的女儿，让甘卓假称皇太弟命令，任命陈敏为扬州刺史。又派钱端等人向南攻打江州，派其弟陈斌向东攻打其他州郡，于是占据了江东。任命顾荣为右将军，贺循为丹阳内史，周玘为安丰太守，对一些豪杰名士都以礼相待，加以录用。贺循装疯得以逃脱，周玘也声称有病不去赴任。陈敏怀疑其他名士也不会为他效力，想把他们全都杀掉。顾荣说：“您超凡威武举世无双，若能在君子中取得信用，解开相互间微小的猜忌，堵住那些进谗献媚者的嘴巴，那么扬州以西的荆、江、豫、梁、益等州，下达一纸檄文就可以安定了。不然，终究不会成功。”陈敏才打消了杀人的想法。太宰司马颙任用张光为顺阳太守，率领步兵骑兵去讨伐陈敏。刘弘派江夏太守陶侃屯兵夏口，又派南平太守应詹督领水军来援助他们。陶侃和陈敏是同郡人，又同一年被任命为官，有人对刘弘说：“倘若陶侃有异心，荆州就失去东门了。”刘弘说：“陶侃的忠心和才能，我很久以前就了解了，他不会出现其他情况。”陶侃听到这件事，就派其子陶洪到刘弘那里去，以稳固自己的地位。刘弘任用陶洪为参军，给了路费让他们回去，说：“普通人交往，尚且不负心，何况是大丈夫呢！”陈敏派陈恢进犯武昌，陶侃前去抵御，以官府的运输船作为战舰。有人认为不行，陶侃说：“用官船来打官贼，有什么不行！”陶侃与陈恢交战，多次把陈恢打败。又和皮初、张光共同在长岐打败了钱端。有人对刘弘说：“张光是太宰司马颙的心腹，您既然倾向东海王司马越，就应该杀了张光来表明您的倾向。”刘弘说：“宰辅的得失，怎能是张光的罪过呢！危害别人求得自身的安全，君子不做这样的事。”于是表奏张光的功绩，请求朝廷提拔他。

汉离石地区发生饥荒。

光熙元年（丙寅，306），春正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太宰司马颙杀了张方，成都王司马颖逃奔长安。

东海王司马越起兵，派人去劝说太宰司马颙，让他侍奉惠帝返回洛阳，相约划分陕地，各为首领分别治理。司马颙想接受这个意见，张

方认为自己罪行严重,恐怕成为被诛杀的首犯,就对司马颙说:“现在我们占据了形势险要的地方,国富兵强,挟天子号令天下,谁敢不服从!怎能拱手受制于人呢!”司马颙就打消了和司马越联合的想法。等到刘乔失败之后,司马颙很害怕,想停止用兵,又担心张方不服从命令,就诱骗张方的帐下督郅辅杀死了张方,把张方的首级送给司马越,请求和解。司马越不答应,派祁弘等人率领鲜卑人向西迎接惠帝。宋胄等人进逼洛阳,司马颖逃奔长安。

三月,五苓夷人侵犯宁州。刺史李毅去世。

宁州连年遭受饥荒灾疫,这时五苓夷人逐渐强盛,就包围了宁州城。宁州刺史李毅病死,他的女儿李秀精明练达,有其父风范,于是大家就推举她管理宁州的事务。李秀奖励战士,环城固守,城中粮食吃完了,就烤鼠拔草为食,等夷人稍有怠懈,突然发兵袭击,打败了夷人。

夏四月,东海王司马越进驻温县,派祁弘入长安,侍奉惠帝东返。

太宰司马颙派兵在湖县抵御祁弘等人,被祁弘打的大败。于是祁弘向西入关,又在霸水打败了司马颙的军队,司马颙单身匹马逃入太白山中。祁弘等人进入长安,他部下的鲜卑人大肆抢掠,杀了三万多人,朝中百官四散奔逃,逃入山中捡橡子为食。祁弘等人侍奉惠帝乘牛车东返,关中地区都归服东海王司马越,司马颙仅仅保住长安城而已。

六月,惠帝回到洛阳,恢复了羊皇后的地位。成都王李雄称成皇帝。

李雄登上皇帝的宝座,国号为大成,追尊其父李特为景皇帝。当初,范长生到成都,李雄执板在门口迎接,拜他为丞相,尊称为范贤。如今,就封他为天地太师。这时各将领都倚仗李雄的恩宠,互相争夺官位,尚书令阎式请求参照汉、晋的旧例,建立百官制度,李雄采纳了他的意见。

秋七月初一,发生日食。八月,任命东海王司马越为太傅、录尚书事。任命范阳王司马彪为司空,镇守邺城。

司马越任用庾敳为军谘祭酒,胡母辅之为从事中郎,郭象为主簿,阮修为行参军,谢鲲为掾。庾敳等人都崇尚虚无玄远,不关心世务,纵酒放诞。庾敳聚积财物贪得无厌。郭象品行低下,喜好权位。司马越

因为他们名重于世，都加以任用。

荆州都督新城公刘弘去世。

此时天下大乱，刘弘专门督管江、汉地区，威势及于南方边远地区。事情成功了，他就说：“这是某人的功劳。”如果失败了，则声称是自己的责任。每当兴办事情，都亲自给负责官员写信，仔细叮咛嘱咐。所以人们都为之感动，心情愉快，争相努力投身于交付的事情。都说：“得到刘公一封亲笔信，胜于有众多人帮助工作。”辛冉向刘弘游说割据称霸的事，刘弘大怒，把他杀了。这时刘弘去世，谥号为“元”。

九月，顿丘太守冯嵩抓住了成都王司马颖，将他送往邺城。兖州刺史荀晞讨伐并杀死了公师藩。冬十月，范阳王司马虓去世。长史刘舆诛杀司马颖。

祁弘进入关中，成都王司马颖从武关逃奔新野。正遇上刘弘去世，司马郭勋作乱，想推举司马颖为首领，没有成功，郭勋被杀死。于是司马颖北渡黄河，集合旧部将士，想去投奔公师藩。顿丘太守冯嵩将司马颖抓住送往邺城，范阳王司马虓又把司马颖幽禁起来。而荀晞也攻击并杀死了公师藩。十月，司马虓去世。长史刘舆因为邺人向来归附司马颖，就伪称有诏书，将司马颖赐死。司马颖部下的官吏早都逃散了，只有卢志没有走，这时就收敛了司马颖的尸体并安葬了他。太傅司马越征召卢志为军谘祭酒。司马越又打算征召刘舆，有人说：“刘舆这个人好比污垢，接近他就会使人沾污。”刘舆来后，司马越就疏远他。刘舆暗中查看记载天下兵力的簿籍，以及仓库、牛马、器械、水陆地理形势，都默记在心，每当集众议事的时候，便适时地帮助分析策划。司马越虚心地接受，任命他为左长史，军政大事全都交他办理。

十一月，惠帝中毒驾崩，皇太弟司马炽即皇帝位，尊皇后为惠皇后，立妃子梁氏为皇后。

惠帝吃饼中毒而死，有人说，是太傅司马越毒死的。羊皇后认为自己是太弟司马炽的嫂嫂，恐怕当不成太后，打算拥立清河王司马覃为帝。侍中华混来不及将文书封口，就派人迅速报告了太傅司马越，宣召皇太弟入宫即帝位。尊皇后羊氏为惠皇后，居住在弘训宫。这时怀帝司马炽遵从旧制，开始在东堂听政。每到群臣宴会，就与大臣们讨论各种政务，探讨各种经典的内容。黄门侍郎傅宣感叹说：“今天又

看到武帝那样的时世了!”

十二月初一,发生日食。 南阳王司马模杀了河间王司马颙。

太傅司马越用诏书征召司马颙为司徒,司马颙前去就任,司马模从许昌派人阻截杀死了他。

惠帝被安葬在太阳陵。 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。

刘琨劝说太傅司马越派遣刘琨镇守并州,作为北方重地,而让东燕王司马腾去镇守邺城,司马越同意了。刘琨到了上党,司马腾就从并陘东下。当时并州饥荒,多次遭到胡人的抢掠,官吏和百姓一万多人都跟随司马腾到冀州找饭吃,称为“乞活”。剩下的不足两万户,寇贼横行,交通断绝。到了晋阳,官府寺庙都被焚毁,乡村城邑一片萧条。刘琨安抚劝勉,才聚集了一些流民。

晋怀帝

永嘉元年(丁卯,307),春二月,群盗王弥侵犯青州、徐州。

当初,愍县令刘柏根反叛,王浚去讨伐,并杀了他。刘柏根的长史王弥聚众为盗,这时侵犯青、徐二州,杀了东莱太守。

三月,陈敏手下的将领顾荣、周玘杀死陈敏,向朝廷投降。

陈敏处理刑罚政务都无章法,他的子弟凶恶残暴,顾荣、周玘等人都很忧虑。庐江内史华谭给顾荣等去信说:“陈敏窃据吴会,朝不保夕。现在皇帝已返回洛阳,才能杰出的人充满朝廷,将要动用六军来清理建业,你们有何颜面再见中州的人士呢!”顾荣等人向来就有除掉陈敏的想法,见到此信,非常惭愧,秘密派遣使者向征东大将军刘准报告,让他发兵到江边,自己作内应,剪掉头发作为记号。刘准派扬州刺史刘机等人去讨伐陈敏。陈敏派其弟陈旭带兵屯驻在乌江,陈宏屯驻在牛渚。周玘秘密派陈敏的司马钱广杀死了陈旭,钱广领兵驻扎在朱雀桥南,陈敏派甘卓讨伐钱广。顾荣怕陈敏怀疑,故意到陈敏那里去,陈敏说:“你应当到各处走走,安定人心来保卫我,怎么能到我这儿来呢!”顾荣于是出来,和周玘共同劝甘卓说:“陈敏既才能平平,政令又反复无常,失败是必然的了。而我们安然地接受他的官职俸禄,等失败的那天,让江西各军把我们的首级装在盒子里送到洛阳,题写着‘逆



贼顾荣、甘卓之首’，这是万世的耻辱啊！”甘卓于是假装有病，接回女儿，截断河上交通，把船收到南岸，与周玘、顾荣及纪瞻共同攻打陈敏。陈敏亲自率领万余人讨伐甘卓，甘卓手下的军士隔水对陈敏的士卒说：“原来我们所以为陈公效力，正是为了顾丹阳（顾荣字丹阳）、周安丰（周玘字安丰）啊！现在他们都反对陈敏，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！”陈敏的部众狐疑不决，顾荣把白羽扇一挥，陈敏的部众都溃逃了。陈敏单骑逃跑，被追上杀死，夷灭三族，把首级传送京城。朝廷下诏征召顾荣为侍中，纪瞻为尚书郎。太傅司马越任命周玘为参军。顾荣等人到了徐州，听说北方更加混乱，就逃回去了。

西阳夷人进犯江夏。

西阳夷人进犯江夏，太守杨珉请督将们商议对策，各位将领争相提出战略，只有骑督朱伺一言不发。杨珉问：“将军为什么不说话呢？”朱伺说：“这些人都是以口舌打击贼寇，我只靠武力罢了！”杨珉又问：“将军前后几次打击寇贼，为什么能够常胜？”朱伺说：“两军对垒，要能够忍耐，对方不能忍耐，而我能忍耐，所以能够胜利。”杨珉认为他说的很对。

立清河王司马覃的弟弟司马铨为皇太子。太傅司马越出去镇守许昌。

怀帝司马炽亲自处理国家大政，留心各种事务，司马越很不高兴，坚决要求出去作藩镇。

任命南阳王司马模都督秦、雍等州军事。夏五月，群盗汲桑、石勒进入邺城，杀死都督新蔡王司马腾。接着又攻打兖州，太傅司马越派荀晞去讨伐他们。

公师藩死后，汲桑逃回苑中，又聚众，声称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，以石勒为前锋，所向披靡，于是进攻邺城。当时邺城财物都已空竭，而新蔡王司马腾的资财用品却很丰盛，他性格吝啬，不愿赈济赏赐，到紧急关头才赏赐将士几升米、几尺帛，因此部下都不愿为他效力。汲桑于是进入邺城，杀死司马腾，烧毁宫殿，大肆抢掠后才离开，向南攻击兖州。太傅司马越派荀晞等人去讨伐汲桑，石勒与荀晞等人相持了几个月，大小打了三十余仗，互有胜负。

秋七月，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、都督扬州诸军事，镇守建

业。

司马睿来到建业，以王导为主谋，推心置腹，作为亲信，每件事都征求王导的意见。司马睿名望声誉向来不高，吴人不归附，在建业住了很长时间，士大夫没有来拜访的。正巧司马睿出去观看楔祭，王导让司马睿坐在抬轿上，安排了威严的仪仗，王导和名士们都骑马跟随，纪瞻、顾荣等人看到这种情景非常惊异，相互跟随着在道左下拜行礼。王导因此劝司马睿说：“顾荣、贺循在士人中很有声望，应结交他们来团结其他人，他们二人来了，就没有不来的了。”于是司马睿派王导亲自拜访他们，贺循、顾荣都来到司马睿这里，贺循被任命为吴国内史，顾荣为军司，加散骑常侍，凡是军政大事，都和他们商量。又任命纪瞻为军祭酒，卞壺为从事中郎，周玘、刘超、张闳、孔衍都任曹掾之类的官职。王导劝说司马睿：“用谦虚的态度对待士人，用节俭的办法用度就会充足，以清静无为的方法来处理政事，对新旧部下都要安抚。”因此江东人从内心都归附司马睿。司马睿刚来时，常因醉酒耽误政事，王导以言相劝，司马睿让人斟上酒，拿起酒杯把酒倒了，从此便不再喝酒。

荀晞攻击汲桑、石勒，并打败了他们。汲桑逃跑后被人杀死，石勒投降了汉国。

荀晞追击汲桑，攻破了汲桑八个营垒，杀死一万多人。汲桑逃奔马牧，被人杀死，石勒逃到乐平。太傅司马越加任荀晞为都督青、兖诸军事。荀晞屡次打败强敌，威名远著，又善于处理繁杂的政务，用法严峻。他的姨母来投靠他，荀晞对她的供养非常丰厚。姨母请求任命自己的儿子为将，荀晞不答应，他说：“我可是个依照王法办事的人，您可不要后悔啊！”姨母一再请求，荀晞就让她儿子担任了督护。后来姨母儿子犯了法，荀晞手持节杖将他杀了。姨母叩头求救，荀晞也没答应。接着他穿着素服去哭表弟，说：“杀你的，是兖州刺史；哭弟弟的，是荀道将。”荀晞字道将。胡部首领张郃督等人率领部众驻扎在上党，石勒去投奔他，并劝说郃督等人与他一起投奔汉国。汉王刘渊任命石勒为护汉将军，封平晋王。

冬十一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 任命王衍为司徒。

王衍劝太傅司马越说：“朝廷如果发生了危险、变乱，就要依赖地



方最高长官，应该选择文武兼备的人来担任此职。”于是任命他的弟弟王澄为荆州都督，另一个弟弟王敦为青州刺史。王衍对他们二人说：“荆州有长江、汉水作为屏障，青州有靠海的险要，你们二人在外而我居于朝中，足可以称作三窟了！”王澄到了镇守之地，日夜纵情豪饮，不理政务，即使盗贼军情紧急，也不放在心上。

太傅司马越兼任兖州牧，改任荀晞为青州刺史。

当初，司马越与荀晞很友好，将他引入仕途，并结为兄弟。司马潘滔对司马越说：“兖州是冲要之地，魏武帝靠此地创立了大业。荀晞有大志，并不是忠纯笃实的臣子，如果把他调到青州，您自任兖州牧，管理临近各州郡，来保卫朝廷，这就叫防患于未然啊！”司马越认为他说的很对。于是就自己兼任兖州牧，任命荀晞为征东大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司马越和荀晞之间从此有了裂痕。荀晞到青州，以威严苛刻来树立威信，每天都要杀人，青州人称他为“屠伯”。

王弥和他的同党刘灵降汉。

刘灵小时家境贫穷，地位低贱，他力大能制住奔牛，跑的很快能赶上奔马。当时人虽然认为他不同寻常，但不能推举他。刘灵抚胸感叹说：“天啊！为什么不遇到乱世呢！”等到公师藩起兵，刘灵就自称将军，侵掠赵、魏之地，和王弥一起投降了汉国。

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。拓跋禄官去世。

拓跋禄官的弟弟拓跋猗卢统领三部，与慕容廆结成友好。

永嘉二年（戊辰，308），春季正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汉将刘聪占据了太行，石勒进攻赵、魏，王浚击败了石勒。二月，太傅司马越杀了清河王司马覃。夏五月，汉将王弥进犯洛阳，张轨派都护北宫纯带兵去保卫京城，王弥被击败后逃走。

王弥收集逃亡流散的兵力，军队重新振作起来，派遣部将分别攻陷了几个郡县，于是进入许昌。张轨派督护北宫纯带兵去保卫京城。王弥从轘辕出发，在伊北打败了官军，就到了洛阳。王衍督帅军队去迎战，北宫纯招募了百余名勇士冲入王弥的军阵，王弥的军队大败，烧了建春门就向东逃走了。王衍派左卫将军王秉去追赶，在七里涧打了一仗，又将王弥打败。王弥逃到平阳，汉王刘渊派侍中到城外去迎接，下令说：“我要亲自到将军的府第，为他拂拭坐席清洗酒杯，尊敬地对